

全球最经典的一百本少儿书

最适合 9—16 岁孩子阅读的经典译本

杜利特医生航行记

一位能听懂动物语言的乡村医生的奇遇故事

THE VOYAGES OF
DOCTOR DOOLITTLE

Hugh Lofting

[美] 休·洛夫廷 著

易宣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杜利特医生航行记

一位能听懂动物语言的乡村医生的奇遇故事

THE VOYAGES OF
DOCTOR DOLITTLE

Hugh Lofting

[美] 休·洛夫廷 著

易宣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杜利特医生航海记 / (美) 洛夫廷 (Lofting, H.) 著;
易宣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99-6477-5

I. ①杜… II. ①洛… ②易… III. ①童话—美国—
现代 IV. ①I71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0277 号

书 名	杜利特医生航海记
著 者	(美) 洛夫廷 (Lofting, H.)
译 者	易 宣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特 约 编 辑	姚 远
文 字 编 辑	李晓爽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477-5
定 价	1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序

第一部分	2
第一章 修鞋匠的儿子	2
第二章 听闻伟大的博物学家	4
第三章 医生的家	7
第四章 尾弗瓦夫	11
第五章 波利尼西亚	16
第六章 受伤的小松鼠	20
第七章 海贝的语言	22
第八章 做敏锐的观察者	24
第九章 梦幻花园	27
第十章 私家动物园	29
第十一章 启蒙老师波利尼西亚	31
第十二章 我的好主意	33
第十三章 旅行者归来	35
第十四章 齐齐的旅程	38
第十五章 我成了医生的助手	40
第二部分	42
第一章 “杓鹬号”上的船员	42



第二章	隐士卢克	44
第三章	吉普的秘密	46
第四章	鲍勃	48
第五章	门朵扎	52
第六章	出席庭审的狗	55
第七章	水落石出	57
第八章	大声欢呼	59
第九章	紫天堂鸟	62
第十章	金箭之子长箭	64
第十一章	盲目的旅程	66
第十二章	命定的目的地——蛛猴岛	69
第三部分		72
第一章	第三名船员	72
第二章	起航	75
第三章	麻烦来了	77
第四章	麻烦不断	80
第五章	波利尼西亚的主意	84
第六章	蒙特沃德的床具店老板	86
第七章	医生的赌注	88
第八章	精彩的斗牛比赛	92
第九章	匆匆起程	97
第四部分		100
第一章	海贝又说话了	100
第二章	菲特鱼的故事	103
第三章	坏天气	112



第四章	海难	114
第五章	登陆	118
第六章	甲壳虫“亚比兹”	122
第七章	鹰头山	125
第五部分		129
第一章	伟大的时刻	129
第二章	漂浮岛上的人们	134
第三章	火种	136
第四章	岛屿为何漂浮	138
第五章	战争	140
第六章	波利尼西亚搬救兵	143
第七章	鹦鹉和平条约	147
第八章	漂浮的石头	149
第九章	选举	152
第十章	国王穹的加冕礼	156
第六部分		160
第一章	新波普斯佩泰	160
第二章	思乡心切	165
第三章	红种人的科学	168
第四章	大海螺	170
第五章	终于解开了海贝之谜	175
第六章	最后的内阁会议	178
第七章	医生的决定	180



序

迄今为止，我写的关于杜利特医生的故事都是我从认识他的人那里听来的——很多故事发生在我出生以前。不过，现在我要记录的这位伟大人物的生活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身参与的部分。

很多年前，医生就允许我做这件事了。但那时我们正忙于环游世界、经历冒险，然后在笔记本上记录自然史，所以我总是没有时间坐下来完成写作。

当然，现在我年事已高，记性也不太好了。但是，每当我怀有疑问、犹豫不定的时候，我总会去问波利尼西亚——那只鹦鹉。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那只神奇的鸟（如今它已经差不多 250 岁了）总是坐在我的书桌上，自顾自地哼着水手之歌。见过它的人都知道，波利尼西亚有着世界上最非凡的记忆力。每当我对发生过的事情不太确定的时候，它总能帮助我回忆起来，它会很精确地告诉我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当时有谁在场，所有的细节它都记得清清楚楚。事实上，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这本书是波利尼西亚写的，而不是我写的。

好吧，言归正传，我们的故事就要开始了。不过，首先我必须告诉你们我是谁，以及我是怎么认识医生的。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修鞋匠的儿子

我叫汤米·斯塔宾斯，是泥塘镇修鞋匠雅各布·斯塔宾斯的儿子，我九岁半。那时候，泥塘镇只是一个很小的城镇。一条河流从小镇中央穿过，河流上有一座很老的石头桥，叫做“金斯桥”，桥的这一头是集市，另一头是教堂。

海上行驶而来的帆船在这座桥的附近下锚停船。我经常跑到这看水手把船上的货物卸到河堤上。水手拉缆绳的时候唱着奇怪的歌，我就凭记性跟着学会了唱这些歌。我会坐在河堤上，让双脚悬在水面以上，和这些人一起唱歌，好像自己也变成了一名水手。

每当看到他们背对泥塘镇教堂，把小船再次滑进河里，驶过宽广寂寞的沼泽驶向大海，我总渴望自己也登上船只和他们一起起航。我想和他们一起去国外寻找自己的未来——非洲、印度、中国，还有秘鲁！当船只在河里拐弯时遮住了整个河面，但仍能看到船上飘扬的巨大的灰色船帆掠过小镇的房顶，缓慢地向前移动，就像有礼貌的巨人悄无声息地在房子之间穿行。我想象着，他们的船下次再停靠金斯桥的时候，他们又会见识了怎样有趣的事物呢。我一直坐在那幻想着我从没见过的世界，直到船驶出视野。

那时候，我在泥塘镇有三个最要好的朋友。一个是乔，他是个拾贝人，住在桥下靠水的一间小屋里。这位老人很会做手工活。我从没见过哪个人的手有他那么灵巧。他常常帮我修理我放到水里航行的玩具船；他用包装箱和桶壁造风车；他还能用旧伞做出最漂亮的风筝。

乔有时会带我上他的拾贝船，退潮以后我们可以把船划到海边去捡贝壳、抓龙虾，然后拿去卖。海边清冷孤独的沼泽地里，大雁时而飞过，有时还能见到杓鹬、红脚鹬，以及许多居住盐沼泽的长草丛里的海鸟。傍晚时分，我们在河里缓缓滑行，潮水回涨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



金基桥上的灯光在暮色中点点闪烁，这灯光让我们想起美味的下午茶和温暖的炉火。

我另一位朋友叫马修·马格，他是个卖猫食的人，他有严重的斜视但非常有趣。他长得实在不好看，但是却是个很容易交谈的人。他认识泥塘镇的每一个人，也认识镇上所有的狗和猫。那时候卖猫食是很常见的职业。几乎每天你都会看到有人托着一个盛满肉串儿的木托盘沿街吆喝“猫食！卖——猫——食！”这时候人们就买下他的肉串儿去喂他们的猫和狗，小猫小狗就不用吃饼干或桌上的残羹冷炙了。

我喜欢跟着老马修转悠，街上一响起他的吆喝声，我就能看见猫呀狗呀就飞快地跑到院子门口来了。有时候他还让我给小猫小狗喂肉，我觉得这有意思极了。老马修知道很多关于狗的知识，我们穿过小镇的时候总能遇见各种不同的狗，他都能叫上名来。他自己也养了好几只狗：一只跑得飞快的威比特犬，马修经常带着它在镇上举行的周六赛狗比赛中得奖；另一只是小猎犬，是个捉老鼠的好手。有了它，马修除了卖猫食的生意之外，还能帮磨坊主和农场主捉老鼠来挣点钱。

我的第三个好朋友是隐士卢克。关于他的故事，我后面再慢慢讲。

我没有上学，因为父亲没钱供我读书。但是我对动物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大多数时间都用来找鸟蛋、逮蝴蝶，去河边钓鱼、漫步乡野摘些黑莓和蘑菇，或者帮着拾贝人补补渔网。

虽然当时不觉得，可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开心惬意的时光！当时我只有九岁半，像其他男孩儿一样，并不知道过着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是多么幸福，总是渴望快快长大，期待有朝一日可以离开父母，成为一名勇敢的水手，驾驶船只，穿过迷雾蒙蒙的沼泽，驶向大海，到外面广阔的天地中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未来。



第二章

听闻伟大的博物学家

春天的一日清晨，我正在小镇的后山闲逛，正巧撞见一只老鹰，它爪子里正抓着一只小松鼠，矗立在一块岩石上，小松鼠正在它的爪子里拼命挣扎。老鹰突然看见我，吓得爪子一松扔下那可怜的小松鼠飞走了。我捡起小松鼠，发现它的两条腿受伤很严重，所以我就带着它回到了镇上。

我走到石桥，来到拾贝人的小屋，问他能不能帮帮这只可怜的小松鼠。乔用显微镜给小松鼠做了仔细的检查，然后摇摇头。

“这小可怜断了一条腿，”他说，“另一条腿也伤的很严重。汤米，我只会修船，我没有工具，更没学过怎么医治一只受伤的松鼠。你得找个外科医生，一位聪明合格的外科医生。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救你的小松鼠。他叫约翰·杜利特。”

“约翰·杜利特是谁？”我问道，“他是兽医吗？”

“不是，”拾贝人说，“他不是兽医，杜利特博士是一位博物学家。”

“什么是博物学家？”

“博物学家，”乔边说边摘下眼镜，装起烟斗，“就是对动物、蝴蝶、岩石，还有植物什么都懂的人。约翰·杜利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博物学家。我很惊讶你那么喜欢动物，却没有听说过他。他对海贝了如指掌，我知道的那些知识，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他是个安静的人，话不多，可大家都说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学家。”

“他住哪里？”我问。

“在小镇另一头，奥格尔索普路。不知道具体是哪间房子，不过我想路上碰见的任何人都会知道的。去找他吧，他是个好人。”

于是我谢过拾贝人，带着小松鼠朝着奥格尔索普路走去。

我一到集市上就听见熟悉的吆喝声“猫食！卖——猫——食！”

“是马修，”我自言自语，“他肯定知道医生住哪里。马修什么都知道。”

所以我快速穿过集市，拦住他。

“马修，”我说，“你认识杜利特医生吗？”

“居然问我认不认识约翰·杜利特！”他说。“我当然认识他！就像



熟悉我自己的太太一样熟悉他，有时候我觉得我比了解太太更了解他呢！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非常了不起。”

“你能告诉我他住哪儿吗？”我问，“我想带着小松鼠去找他，小松鼠的腿断了。”

“当然，”卖猫食的人说，“我正好要经过他的房子。跟我来，我带你去。”

于是我们一路同行。

“噢，很多年前我就知道约翰·杜利特了，”我们走过集市的时候马修告诉我，“但我很确定他现在不在家。他总在航行。但他肯定会回来的。我会告诉你他的房子在哪，你就知道该到哪里去找他了。”

在往奥格尔索普路走的一路上，马修一直不停地讲他这位伟大的朋友——“医学博士”约翰·杜利特。他滔滔不绝地说着，根本忘记了叫卖这回事儿。后来，我们突然发现一大群小狗耐心地跟了我们一路。

“这次医生去哪儿航行了？”我一边用手拿起肉串儿喂小狗，一边问马修。

“说不好，”他说，“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也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更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他独自生活，只与他的宠物们为伴。他经历过伟大的航行，有很多有趣的发现。他上次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他在太平洋上发现了红种印第安人部落，他们住在两个岛屿上。丈夫住在一个岛上，太太住在另一个岛上。他们是讲理的人，不过也有些野蛮的。丈夫和太太一年才见一次面，每年圣诞节的时候丈夫会去太太住的岛上看望她们，那时候会大摆筵席。他真是个好人，我是说这位医生。至于动物，没有谁比他懂的更多了。”

“他怎么知道那么多关于动物的知识？”我问。

卖猫食的人停下来俯身在我耳边悄悄说：“他会说动物的语言。”他声音嘶哑，神秘兮兮。

“动物的语言？”我叫起来。

“千真万确，”马修说，“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语言，有些动物话多一些，有些只会打打手势，就像聋哑人那样。但是医生能听懂所有鸟类和动物的语言。这是我和医生之间的秘密，只有我和他知道，因为在别人面前说起这个，准会被笑话的。哇喔，他还会用动物语言写书呢，写好了就大声读给他的宠物们听。他用猴子语言写了一本历史书，用金丝雀语言写了本诗集，还写有趣的歌曲给喜鹊唱。事实上，他最近正忙着学习海贝的语言。不过他说很难学，因为总是要把头伸进水里，他都得



了好几次重感冒了。他真了不起！”

“他肯定很了不起，”我说，“我真希望他在家，那样我就可以见到他了。”

“哦，看哪，那就是他家，”马修说，“街角拐弯处的那所小房子就是了——那栋看上去像坐落在街道上的高房子。”

我们走到了小镇边界，马修指给我看的房子很小，孤单地伫立在那。不过房子周围好像有个大花园，比街面高很多，得往上走一大段楼梯才能到那扇高高的前门。我能看见花园里长得很好的果树，它们的枝丫已经伸到墙外。不过墙很高，除了这些就再看不见别的什么了。

我们走到小房子前，马修沿着楼梯走到前门，我紧跟着他。我想着他会进花园呢，可大门是锁着的。一只小狗从屋子里跑出来，马修从门栓那里塞了几块肉、几包玉米和麸皮，小狗都接下了。我注意到这只小狗没有像其他的狗那样立刻把肉吃掉，而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叼进房间里去，然后消失了。它脖子上带着一个奇怪的宽项圈，像是黄铜或什么东西做的。接着我们就离开了。

“医生还没回来，”马修说，“不然院子不会锁起来的。”

“你给小狗的几包东西是什么啊？”我问。

“噢，那些啊，是给它们准备的食物啊，”马修说，“医生的房子里都是动物，医生不在家的时候，我就把东西给那只狗，它会把东西分给其他动物。”

“它脖子上戴着的奇怪项圈是什么？”

“那可是纯金的狗项圈，”马修说，“那是很久以前它跟着医生去航海的时候得到的，因为它救了个人。”

“这只狗跟着医生有多久了？”我又问。

“噢，太久了。现在吉普已经很老了。所以医生现在不带他去旅行了。他把吉普留在家照顾房子。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三，我把食物带到门口，从栅栏里递给它。医生不在家的时候，它从不让人到花去区，连我也不例外，就算我跟它很熟。但是很容易判断医生有没有回来，医生在家的时候大门肯定开着。”

于是，我只好回家。我把小松鼠放在床上，用旧木盒给小松鼠做了个窝，里面铺上稻草。之后，我只能自己护理它，尽可能地照顾好它，等着医生回来。每天我都跑到小镇边上那所带大花园的小房子去，看看门有没有开着。有时候，小狗吉普到门边来看我。它总是朝我摇尾巴，看起来挺喜欢我的，但就算这样，它也从不放我进花园里去。



第三章

医生的家

四月末的一个周一下午，父亲让我把修好的鞋拿到小镇另一头，送给挑剔的贝罗斯上校。

我找到他的房子，在前门按了门铃。上校出来开了门，伸出红红的脸蛋说：“绕到后门去，那才是生意人该走的门。”说完就“砰”地关上了门。

我真想把鞋子扔进他的花坛！但我想父亲肯定不乐意我这么做，所以我忍住了。我绕到后门，上校的太太在后门等着我，从我手上接过鞋子。她看起来是个胆小的妇女，手上沾满面粉，可能是正在做面包。她好像很害怕她丈夫，那时候我还能听见上校在屋里走来走去，愤怒地抱怨我不该走到前门去。后来，他太太又悄悄问我要不要来点小面包和一杯牛奶。我说：“好啊，谢谢。”吃了点面包又喝了杯牛奶，我谢过上校夫人后离开了他家。当时我想回家前再去看看医生回来了没有。那天早上我已经去看过一次了，但我得再去看看。我的松鼠一点也没有好转的迹象，我很担心。

我拐进奥格尔索普路，朝医生的房子走去。路上我留意到天空乌云密布，好像快下雨了。

到了医生家门口，我发现门还是锁着的，感到很丧气。一个星期以来我每天都能来。小狗吉普走到门口，像往常一样朝我摇尾巴，然后坐下来警惕地盯着我，生怕我进去。

我开始担心等不到医生回来，我的松鼠就会死掉。我伤心地离开，沿着阶梯走到街上，朝家里走去。

我想知道是不是已经到吃晚餐的时间了。我自己当然没有表，但我看到有位绅士沿着街道走过来。等他走近一点，我才看清是上校出来散步了。他穿着整洁漂亮的外套，围着围巾，戴着颜色鲜艳的手套。天气并不是很冷，他却穿地很多，像个裹在毛毯里的枕头。我问他是否可以告诉我时间。

他停下来，瞪着我，嘴里咕哝着什么，他的脸变得更红。他说话的



声音就像是软木塞从姜汁啤酒瓶里蹦出来。

“想想看，”他噤里啪啦地说，“我正散着步，想放松放松，却碰见你这个小孩儿问我几点了！”说完他就晃晃荡荡地走了，嘴里发出更大咕啾声。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看他走远，心想我要多大他才肯掏出口袋的表，告诉我时间呢。正琢磨着，突然就下起了瓢泼大雨。

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天色阴沉下来，像黑夜一样漆黑，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不一会儿，路边的排水沟就泛滥成河了。附近没有地方可以避雨，我只好埋着头迎着狂风暴雨，飞奔着往家里赶。

没跑多远，我的头就撞上个软绵绵的东西，一屁股跌坐在马路上。我抬头想看看撞上了什么。在我面前，一个矮矮胖胖的人和我一样坐在地上，他面容和善，头戴一顶旧高帽，手里拿着个小黑包。

“真对不起，”我忙说，“我低着头，没看见你走过来。”

令我惊奇的是，这位小个子先生并没责怪我撞了他，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你知道吗，”他说，“这让我想起在印度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暴雨里狂奔，一下撞上了一位女士。她头上顶着一罐蜂蜜，之后一个星期我头上都沾满了蜂蜜，我走到哪苍蝇就跟到哪。我没撞伤你吧？”

“没有，”我说，“我没事。”

“刚刚不光是你的错，我也有错呢，知道不？”小个子先生说，“我也低着头走，不过我们总不能一直这样坐在地上说话。我都湿透了，你肯定也是。你还要走多远？”

我们都从地上站起来，我告诉他：“我家在镇子另一头呢。”

“天哪，路上都是水！”他说，“我敢说这雨越下越大。到我家来把衣服晾干吧，这样的暴雨不会持续太久。”

他说着就拉起我的手朝我来的路跑起来。我们奔跑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有趣的人是谁呢，他住哪里呢。我和他从未相识，但是他却让我到他家里去把衣服晾干。那个大红脸上校连为我看一眼时间都不肯，他们俩的差别多么大啊！刚想到这，我们就停下来了。

“到了。”他说。

我抬头看看我们在哪，竟然发现我脚下的楼梯正通向有着大花园的小房子！我的新朋友已经跑上楼梯，从口袋里掏出几把钥匙打开了门。

“显然，”我心想，“他不可能是伟大的杜利特医生本人！”



听过关于他的许多传说后，我觉得他应该又高又壮又潇洒。很难相信眼前这个笑容和善、样貌可爱的小个子先生就是他。但他显然就是！他跑上楼梯，打开了那扇我观察了很多天的门。

小狗吉普冲了出来，跳到他身上，高兴地吠叫起来。雨下得更大了。

“你真的是杜利特医生啊？”在跟着他穿过花园的小路进房间的时候，我喊了出来。

“对，我就是杜利特医生，”他说着，用同一串钥匙打开前门，“快进来！别擦脚了，别管脚上的泥巴，直接进来吧，进来就不用了淋雨了！”

我冲进门，他和吉普也跟了进来。然后他就“嘭”地关上门。

（暴雨让外面一片黑，可因为关上了门，屋里也漆黑如夜）。接着，屋里响起各种我听过最奇怪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像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和鸟类同时发出吱吱呀呀的尖叫。我能听见有什么东西从楼梯上纷纷滚落，急匆匆地穿过走道过来。黑暗里某个角落一只鸭子在嘎嘎叫，一只公鸡正啼叫，一只鸽子咕咕叫唤着，一只猫头鹰唬唬叫着，一只羊羔咩咩叫，吉普也在吠叫着。我感觉到一只鸟在我脸旁扇动着翅膀。很多动物在我脚边冲冲撞撞，弄得我有点心烦意乱。看起来整个前厅已经挤满了各种动物。各种动物的嘈杂声夹杂着暴雨的咆哮声，让人心惊。我正感觉有点害怕，医生突然抓住我的胳膊，在我耳边大声喊：“别害怕别害怕。它们只不过是宠物。我已经离开三个月了，它们看到我回家很高兴。站在这里别动，我去找火柴。天啊，这暴雨真大，听听这雷声！”

就这样，我站在漆黑的房间里等着，身边挤满了看不见的、叽叽喳喳的各种动物。我觉得好奇又好笑。以前从前门往里看的时候常常会想杜利特医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这有趣的小房子里又是什么样子。只是我从未想到是这种情形。不过不知怎么，自从医生把手搭在我胳膊上，我就不怕了，只是还有些困惑。这就像个奇异的梦，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在做梦呢！正在这时，我听见医生又说话了：“我的火柴都湿了，点不着了。你那儿有没有火柴？”

“没有。我没有火柴。”我朝他喊道。

“没关系，”他说，“或许哒哒可以在哪儿找到。”

然后，医生卷着舌头发出一连串滑稽的咔哒声，我就听见有人从楼梯那上去，在头顶的房间里四处走动。

我们等了好一会儿，没有什么动静。



“是不是要等很久才有火？”我问，“有动物坐在我脚上，我脚趾头都麻了。”

“不，一会就好，”医生说，“它很快就来了。”

就在那时，楼梯上方的平台上亮起一线光明，一时间所有的动物都安静下来。

“我以为你一个人住，”我对医生说。

“的确如此，”他说，“点灯的是哒哒。”

我抬头朝楼梯上看，想看清走下来的是谁。我看不到楼梯拐角四周，却听到楼上奇怪的脚步声，听起来像有人一步一步跳下来，好像只用一只脚走路一样。

等灯光更近一些，也更亮一些的时候，墙壁上投射出奇怪的影子。

“哈啊，终于下来了！”医生说：“好样的，老哒哒！”

那会儿我真以为自己在做梦！因为，我看到一只洁白无瑕的鸭子，伸长脖子，从楼梯拐角处单脚跳跃而下，它的右脚则举着一根点燃的蜡烛！



第四章

尾 弗 瓦 夫

这下我终于能看清楚四下的情形了。我发现大厅里确实挤满了各种动物。在我看来，乡下能见着的动物这里都有：鸽子、白鼠、猫头鹰、獾、穴鸟，还有一头小猪，刚从大雨淋漓的花园里进来，正在垫子上小心翼翼地擦脚，蜡烛的光亮正照着它湿哒哒、粉嘟嘟的后背。

医生从鸭子那接过烛台，转向我。

“看哪，”他说，“你得把这身湿衣服脱掉。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汤米·斯塔宾斯。”我说。

“噢，你是鞋匠雅各布·斯塔宾斯的儿子？”

“是的。”我说。

“你父亲是个好鞋匠，”医生说，“看到没？”他抬起右脚给我看他脚上的大靴子，“这是你父亲四年前给我做的，我一直穿着，真是好鞋哪！对了，瞧瞧吧，斯塔宾斯，你得赶紧把湿衣服脱下来。等一下，我去再拿些蜡烛来点上，那样我们就能到楼上找几件干衣服了。你只能先穿我的旧衣服了，你自己的衣服等用厨房的火炉烤干了再换上。”

没多久，房子里四处都点上了蜡烛。我们上了楼，进了卧室。医生打开一个大衣橱，找出两件旧衣服，我们分别换上。然后我们把湿衣服拿到楼下厨房，生起火开始烘烤衣服。我穿医生的衣服实在太大了，到地下室帮着拿木柴上来的时候总是踩到衣服的后摆。不过不多一会儿，我们就把火烧的挺旺，我们找了几把椅子放在火炉旁，把湿衣服搭在椅子上烤。

“好了，接下来做点晚餐吃吧，”医生说，“你当然得留下来和我一起吃饭，是吧，斯塔宾斯？”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喜欢这位可爱的小个子先生了，他称呼我“斯塔宾斯”，而不是“汤米”或是“小家伙”（我最讨厌别人叫我“小家伙”！）这位先生对待我就像对待他的一位成年朋友一样。所以当他邀请我留下来和他共进晚餐时我欣喜雀跃。可我突然想起来我没告诉母亲会晚回家，于是我很伤心地回答说：“太感谢你了。我很愿意留下来吃饭，但

